

雁归来

朱平江 著

宁波市文艺创作重点项目
YAN GUI LAI

上



宁波出版社

雁归来·上

朱平江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雁归来 上 \ 朱平江著 . - 宁波市 : 宁波出版社 , 2012. 12
ISBN 7-5526-0512-X

雁归来 上

朱平江 著

【出版发行】 宁波市 : 宁波出版社 , 2012. 12

【ISBN号】 7-5526-0512-X

【原书定价】 68.00 (上下册)

【主题词】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中图法分类号】 I247.5 (文学 > 中国文学 > 小说 > 当代作品
(1949年~) > 新体长篇、中篇小说)

【参考文献格式】 朱平江著. 雁归来 上. 宁波市 : 宁波出版社 , 2012. 12.

自序

2005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夏雾火》被列入“浙东作家文丛”出版了。而后该书又获得2005—2006年度宁波市优秀文学作品奖。领奖时，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周静书对我说：“平江，以你现在的实力，再写十部长篇小说也不成问题。但我对你的要求更高了，希望你能出精品。”听了周副主席的话，我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清楚自己肚里有多少货。我读小学时，巧逢“文革”。读书期间，既要学农、学工，又要贴批校长、老师的大字报，我们哪有工夫读书？用我同学的话来说，我们这些人，虽说是初中毕业，但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时间其实连四年也不到。要我这么一个连小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人出精品谈何容易。所以，我不敢向周副主席表态。但领导对我有这样高的期望，我一直牢记在心，不断勉励自己。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改革开放后，北方出了不少精品力作。再看看我们这块文学底蕴极其深厚的江南大地，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文学精品却不多。这是为什么？

一次，我看到某位评论家的一段文字，解开了我心中的困惑。“作家疏远自己的家园，作家忽视国计民生，作家忽略百姓疾苦。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这位评论家呼吁：“让我们的文学作品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

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这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我们江南大地上的不少作家，其中不乏写作高手，或许是被“文革”或“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搞怕了，他们变得小心翼翼，他们乐此不疲地写赞歌，写歌功颂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既能得到领导的赞赏，又容易获奖，皆大欢喜。而我认为，文学包含了自由、开放、宽容、多元化等政治性的诉求，因此它要求一个真正的作者必须具有一种无畏的道德勇气 and 理想主义情怀。如果在写作中有意忽略或回避政治，那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博大、优秀的作品来的。

思想理清了，我又想起了周静书副主席对我的期望。有人说过，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虽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我还是树立起了攀登文学高峰的这个志向。之前我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也发表过一些报告文学及散文，其中有几篇散文也获过一些小奖。如今，若想向精品迈进，写何种风格的作品才能达到希望的彼岸呢？在宁波《文学港》上刊登的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李浙杭的一段话，为我指明了下一步的写作目标。

李浙杭书记说：“长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不出几个好长篇，不能体现这个地方的实力。每个地方都要培养本土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服务于斯。”

目标明确了，不会用电脑的我又拿起了笔。那怎样的作品才能感动广大读者呢？我认为，如果能够揭开别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层面，把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往事挖掘出来，把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揭示出来，那么，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也就体现出来了。有了这一想法，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题材。小时候，爷爷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鄞县东乡某个小镇里，故事主人公张荣祥的传奇人生及错综复杂的经历曾震撼了幼小的我。

动笔之前，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分上、中、下三部曲来写。这三部曲从民国初年开始，从地处滨海小山村的乡下人踏上经商之路缓缓展开。变幻的时代风云和多舛的人物命运相交错，展现了几代人

的悲欢离合。书中人物不离不弃、互相帮衬、雪中送炭，这种大爱精神，似乌溪之流水潺潺不息。

由于白天要上班，我把写作时间安排在平日晚上和周末。我花了几年时间搞创作，到去年八月，这三部曲总算脱稿。这期间，心火褪去的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在鄞州二院住院一个月。去年十二月，鄞州广电局领导联系鄞州作协主席卢小东，请他推荐一部有分量的鄞州本土作家作品在广播电台上播送。卢主席推荐了我的这部还未发表的六十多万字的作品。今年一月二日夜里九点，在收音机105频道中，我听到播音员开始播送我的作品。当听到“下面播送鄞州本土作家朱平江长篇小说”这些语句时，我止不住流出了喜悦的泪水，我喃喃地在这夜空中说：“我知足了。”

十几岁时，因有海外关系，我被无情地推出了校园，无奈之下只好到生产队里去放牛。十五六岁时，我独自去大嵩岙以砍柴为生，住在茅草屋里，每夜睡在铺着稻草的潮湿泥地上。十七岁时，去宁波拉板车，每天拉着一千多斤重的货物艰难地在各条马路上挥汗如雨地奔波着。拉了一年板车后，又开始学打铁。古人老话，天下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谁能相信身体瘦弱的我，竟打了八年铁。不曾想到，我这个在“文革”中苦苦挣扎的苦命儿，几十年后，自己的作品能在电台播送。说实话，这个夜里，想起以往的不幸，再想到眼前的成就，我深感欣慰。

鄞州电台每天晚上播送我的作品一个小时，白天又播送一个小时，反响很大。去金山公园晨练时，有人会问我，热播的书是不是我写的；在宁波市区开出租车的一个熟人在车里听到这个节目，来电向我祝贺；姜山的一个听众特意打电话去鄞州电台询问，这书哪里可以买到；电台的播音员小米打电话给我，她说，他们几个播音员轮番读我的作品，读到感人处，他们常常泣不成声。有些听众联系不到我，还直接打电话到宁波市作协秘书长江晓骏处，询问这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近几年，鄞州区文联的领导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和支持着我。今年三月初，他们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市文联，市文联把我这三部曲列为2012年宁波市重点精品工程。我衷心感谢鄞州区文联施孝峰主席，他与区宣传部领导沟通，在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出版费用也很快落实下来。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虽然广大听众对我的作品有好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的作品今后若想成为精品，首先要被行家及评论家们所认可。想想领导们对我这么重视，我怕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正当我心中纠结时，市文联领导及时地为我排忧解难。他们让我准备了十几份书稿，把这些书稿分别送到十几名宁波市的写作高手及评论家手里，请他们仔细阅读我的作品，并为我的作品挑毛病。

这十几位老师在百忙之中仔细地阅读了我的初稿。一个月后，在6月4日下午，宁波市文联和鄞州区文联共召集了二十余位名家，在银苑宾馆专门为我召开了一场作品加工会。

赵柏田、梁旭东、郑炆和等十余名宁波市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聚集一堂，就作品如何修改和提高提出了各自见解。与会者对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强，人物塑造有血有肉，既有波澜壮阔、画卷般宏大的叙事，又有充满生活情趣的细节和对话，还有对土改和“文革”的思考。在研讨中，与会者就小说的整体格局把握、语言风格强化、思想深度开掘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在作品加工会上，我仔细聆听了大家的建议，深感他们的建议对我帮助很大。我本是个粗人，没啥文化，根本不知道什么写作技巧。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各位老师给我的真诚的点拨，帮我拨开了迷茫的浓雾，使我明白了该如何修改。按照大家的意见，我把三部曲改为上、下两部，把六七十万字缩改为四五十万字。现在，我把修改好的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敬请批评指教。

最后，我再次感谢宁波市文联、鄞州区宣传部和鄞州区文联领

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再次感谢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老师。我还要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作品出版的徐祖良老师、夏真老师、徐剑飞女士、史晓卿先生和竺丰年先生。

朱平江
2012年10月

第一章

岁月匆匆，转眼已是1985年的秋天。在台湾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张荣祥终于回到了家乡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往事历历在目，张荣祥不禁感慨万千……

西落的夕阳，突然钻进飘荡的乱云，壮观的金光照耀着西天，在天空堆起层层柔和的黄色晚霞。原本是暮色沉沉的大地，此刻被金黄色的晚霞映得发亮。

张荣祥呆呆地注视着壁上的日影，又从这一缕辉耀的光线追溯到那向东的楼窗。他的视线在楼窗口徘徊，窗口对着宽阔的溪流，溪边有疏柳和芦苇，芦苇丛中断雁声声，在这田野里唤出凄楚的哀鸣。这声声哀鸣在枯黄的夕阳和浙老的秋色中，使他回想起半个世纪以来张家的风风雨雨。

张荣祥无意间抬起头，看着曾属于他家的三间店面。这三间依溪而筑的店铺曾是那般辉煌。昔日店铺上“繁荣祥”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据说是他爷爷请一个举人老爷题的。在迷糊中，张荣祥的眼睛有点花了，他仿佛看见父亲正在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始终面带笑容，始终不温不火地招呼每一个客人。他正想拉住这个影子，像小时候那样，向父亲讨几个铜板，去买些美味的糕点零食。但是眼前什么也没有，父亲在商店的影子不见了，以前的店铺也归了他人。

张荣祥的心已长出双翅，灵巧地在天空飞翔，抛开那些夕阳荒草、疏柳丛苇的景物而不顾，在那棵多叶的樟树边翩然落下，飞入那樟树荫下的窗户。

在这扇窗户边，幼年的他时常向外探头探脑，他在寻找着猎物。树底下放着几个石凳子，因那棵高大的樟树能遮阳避雨，过往行人总喜欢在这些石凳子上坐坐，歇歇脚。顽皮的他起初会弄些树果子或者小石子，从楼上投到人们的头上。待受惊的行人向上张望时，他会马上缩进头，一个人倒在床上傻傻地笑。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也慢慢变大。他觉得丢些小东西下去已经没有什么刺激了。于是，小石子变成了一杯水，一杯水又升级到一盆水。当看到行人成了一只只落汤鸡，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他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甚至连梦里也会笑出声来。

人家骂他是有爹没娘没教养的东西，他会毫不知耻地回答：“是啊！我三岁死阿娘，讲起话头长。我有爹无娘，泼你一些水，你想把我怎样？”面对这个小无赖，人们只好自认晦气，因他爹是当地口碑相当好的人物，碍着他爹的情面，周围的人只能干叹气。

张荣祥6岁时母亲去世了，有人多次为他父亲做媒，只因父亲与他娘情爱弥笃，不肯续弦。他还依稀记得，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小手，断断续续地对他父亲说道：“登科，我去后，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我求你，你千万不要讨后妻，否则儿子要吃苦。我们四周多的是寡妇，其中也有不少美娇娘，你要是寂寞，还是去找一个可心的……”

那时，父亲拉着他娘的手说：“孩子他娘，你放心，我当着儿子的面保证，我听你的……”

父亲没有食言，从此父子俩相依为命。他父亲认为，妻子死得早，儿子已经够可怜的了，所以就是闯了祸，他也从不责骂。父亲的迁就和溺爱，使张荣祥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镇里的人们已知道了张家少爷的这种癖好，那几个石凳子

已是许久无人问津了。骄纵过甚的张荣祥见近些天没有了作恶的目标，心里觉得空落落的。这天，来了一个外地人，见树下这么清静，便放下行李，在一个石凳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个中年人，面容清瘦，身穿青色长衫。张荣祥好不容易盼来一个“靶子”，心中好不欢喜。他从楼下的水缸里盛上来满满一脸盆水。顿时，飞流直下。此时已到深秋季节，坐在树下的行人哪晓得光天化日之下会有水从天降。他只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里一阵哆嗦。他正想发作，只见窗口露出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孩童。这个孩子脸上挂满了坏笑。看到他，中年男子刚要爆发的怒火仿佛被刚才的冷水浇灭了，不但没有发作，反而定睛瞧着楼上的张荣祥，那眼神就好像在研究一件稀世珍品。

在店堂里的父亲张登科已从楼下的窗户里看到了外面的情景。他知道儿子又闯祸了。然而外面的陌生人却没有开口大骂，浑身湿透的他像中邪似的望着上面，使张登科迷惑不解。张登科快步走到中年人面前，道：“罪过，罪过！这位先生，真是过意不去，犬子冒犯您了，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我这里给您赔罪了！”

听到此言，这个中年人这才回过神来，问道：“这位老板，楼上的孩子是你家的？”张登科尴尬地回答：“是的，正是犬子。他从小顽劣，常常弄得我心神不宁。先生，您已浑身湿透，快进寒舍，换身衣服吧。”

楼上的张荣祥见父亲把这个人迎进了客厅，也知道父亲不会把他怎样，便也来到了楼下。以前被他浇过水的行人十有八九都是骂骂咧咧，只有这个人一言不发，张荣祥觉得有点稀奇，贼头贼脑地在门边张望着。

这个中年人向张荣祥招了一下手，说道：“小弟弟，不要害怕，快进来。”看上去他没有恶意，于是张荣祥放心大胆地走了进去。中年人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递给他说道：“小弟弟，要不是你一盆水泼到我头上，我没机缘认识你，看来咱俩有缘，这几个铜板

送给你，去买点好吃的吧！”不但不骂他，反而有铜板奖赏，张荣祥觉得这人好玩极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接过铜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张登科被这个陌生人的举动怔住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何来历，不知今天是祸是福，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位先生，刚才犬子已得罪了您，您不但不责骂他，反而赏钱给他，您这是……”

中年人回答：“老板，不瞒你说，我是全真派第36代嫡系传人，法号明清道人。贫道自幼跟随师父在太清观研习相术，因此对面相、体相、掌纹、指纹略知一二。刚才我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正想讨个说法，忽见楼上的小孩生有异相，因此……”

“原来如此，怪不得先生看上去如此风骨清雅，失敬，失敬……”张登科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清洗一下。

洗毕，这个人脱下青衫，从一只藤箱里拿出一套黑色道服。穿上道服的他令人耳目一新。他瘦瘦长长的，由于骨架很大，又很瘦，穿着宽大的黑色长袍，空荡荡的，似乎在房里飘来飘去的。他清瘦的脸上那两道剑眉，那一对顾盼时闪闪发光的眼睛，那带一个鹰钩的长鼻子，那一张方口，那不怒而威的风度，加上那一身显眼的道服，看过去还真有些仙风道骨。张登科是个机灵的人，早学会了见风使舵的本领，见他不是个等闲之辈，忙恭恭敬敬地将茶献上，将道人待作上宾。

道人文雅地喝了两口茶，说道：“这几年，我在江湖上行走，芸芸众生中，遇到的多是苦命薄相者，大富大贵之人却是凤毛麟角。今天大富大贵者总算被我遇到了。因此，虽然刚才我被令郎的冷水泼得浑身发抖，但是我高兴呀！想不到在这乡下僻野，竟遇见了贵人。老板，刚才我的心情，好比采药人在深山老林中遇到了一支千年老参一样兴奋，你明白吗？”

张登科似懂非懂地点了下头，接着又似乎醒悟地问道：“这位道长，莫非犬子是……”

“老板，人有明相、暗相，贫道初看一眼，你家少爷属于上上之相。但贫道也有过看走眼的时候，等你孩子归来，让我摸摸他的骨骼，再来验证一下贫道的眼力是否准确。”

张登科也是个“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指见过世面）的人。他常听说江湖上有许多骗子，用甜言蜜语投你所好，来骗取钱财。今天这人莫非就是这类骗子？张登科心里思忖：“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自有我的章程。”

接下去这位道人问了张登科的生辰八字，说道：“老板，据你的命算来，你的命比较硬。你听了不要生气，你有克妻之命，不知太太还健在否？”一听此言，张登科吃了一惊，方知对方果然厉害，一句就被他说中，使人不得不信，难道他真是活神仙？张登科钦佩地说道：“道长，你说得不错，我的夫人几年前就西归了。请道长再说说我以后的命运吧。”道人口中念念有词。随后，他变戏法似的从身边的一只盒子里放出一只小鸟来。这只鸟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乔装。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异常机灵，一双玻璃似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细小的黄色尖嘴。小鸟站在主人的手心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煞是可爱。道人又从盒子的小抽屉里拿出几十张纸片，整齐地排列在八仙桌上，然后对张登科说道：“老板，万物皆有灵，别看这是只小鸟，其实它是我从缅甸的丛林中获得的稀世珍宝。只要报上你的生辰八字，是好是歹，它都能告知你的前因后果。”他接着说道，“一个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命，那就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就像老板你，虽有富贵之命，但中年丧妻，却也是个劳碌之命。你与令郎两命相比，相差甚远，不信，可叫我这只神鸟为你们测试一下。”

张登科以前算过命，占过卜，求过签，测过字，但从来没有领教过鸟测字。于是将信将疑地说道：“道长，那你替我先测一测吧。”这道人果然有些手段，他竟会讲鸟语，叽里咕噜地对鸟讲了

一遍，小鸟似乎听懂了什么，它轻轻地点了两下头，在纸片里东找西寻，走了几圈，然后从纸堆里用嘴叼出了一张纸片。

张登科从道士手中接过纸条，上有一行小字：“第三十七签：春秋直笔照人寒，褒贬分明事理难，行夏之时先学礼，丝毫未敢露锋芒。”解曰：“时运将至，其命渐亨，寅卯之月，必见升腾……”人要好话听，鬼要锡箔烧，见到“时运将至，其命渐亨，寅卯之月，必有升腾”这几行字，张登科有点喜形于色。

……

叫花子不留过夜食。刚才这道人给了张荣祥几个铜板，他已买来了芝麻糖、绿豆糕之类。回家来到后间，看到小鸟甚是可爱，伸手想捉来玩玩。小鸟灵巧地飞到了主人的肩膀上。道人严肃道：“孩子，这是神鸟，不能玩耍。你站直，让我仔细看一看。”他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从头摸到脚，又从手摸到肩，最后仔细端详张荣祥圆圆的小脑瓜，止不住赞叹道：“果然与众不同。”张荣祥见此人像看西洋镜一样一直看着他，还将他身子又摸又捏，言道：“我又不是女的，你吃我啥豆腐？”张登科骂道：“小鬼，你再胡言乱语，等会儿看我不打死你。”

这张荣祥是鼓楼里的麻雀。他红润的脸上，闪着一双机警而又略带狡黠的眼睛，小小的嘴唇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说道：“如果不是吃我豆腐，那你肯定是个郎中。我说郎中先生，我没有毛病，可能肚子里有蛔虫，别的药不用配给我，你给我配些梨膏糖吧！”小时候生病时，中药吃得他叫苦连天，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梨膏糖味道最好了。

这道人不理会他的要求，伸手从肩上抓下小鸟，庄重地对小鸟说了些什么。他的语音如山上淌下来的泉水，潺潺地流淌着，十分动听。鸟儿静静地听着这醉人的言语。张荣祥似乎被道人的声音引入了梦境，产生了幻觉，也已停止了嬉闹，他被这天籁之声所倾倒了。小鸟听懂了，它不再蹦蹦跳跳，而是步履沉重地走到纸堆边，

按照主人的旨意，用它的小嘴抽出了一张纸条。

张登科还未展开纸条，道人双手握住了他的手，神色凝重地说：“老板，恭喜你了，果不出我所料，令郎确是贵人，不信你看……”

张登科展开一看，上写“第一签”，里面写道：“此签是签中之首，抓一无二，孤独命苦者无缘抽到此签。命大福大抽此签，全家老少都平安，求官能高升，求财财大发。日后婚姻如意，儿女成名。而今抽到这首签，看来你命不一般。有事大胆办，财喜两双全。这支签真正好，有钱无命抽不到。花正开，月正圆，你的好运至少二十年。”

看到这首签，张登科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但又疑虑：“难道我儿子真的是大富大贵之人？不！可能其中有诈，这些纸片里或许多数是上上之签。”道人看出了张登科脸上的疑惑，忙说道：“老板，我不是一个江湖骗子，这里共有五十签，里面有上上签，也有中上、中下、下下签，令郎抽到的签确实是独一无二，不信你可以一张张打开来看一下。”见他这么说，张登科真的将签一张张仔细验看。全部看完，儿子的签的确是签中之首。

道人见张登科已经相信，神秘地说道：“老板，武则天幼时曾遇到过一位半仙，半仙看出她有帝皇之相。在临别时，半仙对武则天的父亲嘱咐：天机不可泄露。如今我也对你说一声：天机不可泄露，言出必破，切记切记。今后你一定要好好培养令郎，日后他前程和富贵不可估量……”

说这些话时，道人的神色相当严肃，粗黑的剑眉下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烁着威严的光芒。

儿子出生到现在，已算过好几次命，都说他的命很好，通过刚才测字看相更证实了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张登科不由一阵狂喜，连说话的声音也激动得走了调。现在，他已把这位道人敬为神明了。心中的“一定章程”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颤声道：“道长，在下一生求佛拜菩萨，看来菩萨显灵了，使我生

了这么一个贵子。”道人发人深省地说：“平时常积德，何必拜菩萨。请施主今后多做些造桥铺路的善事。我敢断定，不仅你的公子今后要光宗耀祖，你的财运也会越来越亨通。”“是，是，道长的教诲，在下一定铭记在心。道长，你坐一下，我去拿些谢钱给你。”

张登科从楼上拿来十个银圆放到八仙桌上，说道：“道长，这一点薄礼，略表在下的谢意，还请笑纳。”张登科做生意时是个很精明的人，拿出这么多的钱送人是他平生最慷慨的一次。哪知这道人将钱推了一下，说道：“老板，几十年来，我为成千上万个人看过相，测过字，像令郎这样的极品之相我还没看到过。今天，老板送我区区几个小钱还是不送为妙。此番下山，主要是山上的道观因年代久远，破旧不堪，所以下山来募捐的。因此你这杯水车薪，对贫道来讲，无济于事。既然老板不肯积德，我也不能强求，贫道只好告辞了。”道士一边整理行装，一边声音冷冷地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看来老板今后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一听此言，张登科急出了一身冷汗，嗓音微软发颤地说道：“道长，你先别走，有话好说。”拉拉扯扯，总算把道人的行李夺了下来。“道长，不是在下小气，我做的是小本生意，积蓄并不丰厚，刚才也不知道你的道观要重修之事，所以请你多见谅。”

听了张登科的话，道士的口气也转缓和，他说道：“老板，出家人视钱财如粪土，要不是山上要修道观，我也不会与你计较钱多钱少，也恳请老板原谅。”

张登科这次真出了大血，又从楼上拿来一根金条，40块银圆。道人写了一张收据给张登科，说道：“老板，今后你的大名和捐款数额会供在我们道观里面。我相信，我们的祖师爷一定会保佑你全家的。”张登科接过条子一看，收据里有太清道观印记，心里顿觉踏实，心想，至少说明，他是个真道士，如果是江湖骗子，他何必写收条给我。

道人面含笑容，飘然离去。年复一年，张家的风风雨雨、沉沉浮浮开始了……

第二章

岁月匆匆，转眼已是1985年的秋天。在台湾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张登科怀着敬重之心目送着道士离去。他的心里异常激动，脸上光彩焕发。

道士关照他，要好好培育儿子，说要想儿子今后能光耀门楣，应该叫他好好读书。提到“读书”两字，张登科的眉头又皱到了一起。儿子7岁时，他曾送他进过私塾。可这个宝贝儿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一位老师说他天资聪慧，但顽皮不堪。现在的老师多次上门告状，说已对这个学生无能为力，叫他赶快领回家，或者另请高明。他好话说了一白篮五斗，这位先生才勉勉强强答应收留。

近来这个小瘟神又在厌学了，张登科觉得有必要与儿子好好谈谈。

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说道：“阿祥，刚才这个道士说，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阿爹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贪玩了，一定要好好读书，替爹争口气。”

刚才道士与他爹的一番对话，张荣祥听了虽似懂非懂，但他知道，父亲送这么多银圆给人家完全是为了他。他清楚这些银圆能买许多东西。几星期前，他偷了父亲一个银圆，糖炒栗子、咸光饼、糖炒年糕、葱油饼，不知吃了多长时间。他觉得，要不是今天泼得这个人浑身湿透，父亲不会拿出这许多钱送他的。他心痛这些钱，